第五十四战 魔力法杖

皱了皱眉后，安容与缓缓睁开眼，迷茫瞬间被紧张取代，直到感受到怀中多出来的形状与触感，还有鼻尖传来的淡香，他才终于放下了心，在那头顶的漩涡处留下一个吻。

“嗯……醒了？”言澈小声说道，语气还不够清醒。

“哥，早上好。”安容与又顺着发丝在他额头上留下一个吻，接着就吻遍了那张柔软的脸，好像怎么都吻不够似的。

原本言澈还打算赖一会儿床，几分钟后，却是生生被那贪婪的小鬼吻醒了。他无奈地笑了笑，眼睛里全是宠溺：“早上想吃点什么？”

安容与用手指抬起他的下颌，轻轻在那两片有些肿胀的嘴唇上咬了一口，随后心满意足组道：“哥，我想先吃你。”

被牢牢抱了整整一晚上的言澈，竟突然翻过身，俯卧在安容与身上，挑眉道：“你小子，这些俏皮话都上哪儿学的？”

安容与一把搂住他的的脖子往下带，然后在他耳边轻声说道：“无师自通。”接着便在脖颈和锁骨间流连忘返，还顺道种上了两颗鲜艳的草莓。

过了几分钟，两人心照不宣地再次停下缠绵。原本内裤尺寸稍小，穿着就有些勒，此时海绵宝宝的鼻头正演起了皮影戏。如此这番前后夹击，隐隐有要崩坏的兆头。而棕色小熊也好不到哪儿去，虽然尺寸贴身，没有紧绷感，但经过这一夜的折腾，原本可爱的印图都变得有些歪曲了。

关系确定后，终于不用再避嫌，两人纷纷顶着活灵活现的可爱内裤，起床穿衣洗漱。安容与边刷牙边打开手机，微信上多了好几百条未读信息，有几个战队领队发来的几条关于职业规划的问题，有老狗、老季他们发来的十几条关于高考和下次开黑时间的询问，有周楷钦的几十条日常骚扰，还有钦不语疯魔似的上百条胡言乱语，看措辞，多半是喝醉了。

在开黑群里统一回复了几句后，他赏赐了周楷钦和钦不语一人一个“你莫不是个傻子吧”的表情包。

不得不说周楷钦挖掘八卦的能力真是十分了得，在昨晚安容与换了头像后不久，他就发来消息刺探军情。而他当时应该正在和班上的几个同学蹦迪，看样子是打算不醉不归。所以安容与回了消息后，破天荒的没有立刻收到回复。

而钦不语则不知道在他俩走后受了什么刺激，似乎是又和哥哥吵了一架，喝了个烂醉如泥，不省人事，打的字夹着莫名其妙的乱码和标点，录的语音都是含糊不清的疯话，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等他起床酒醒后发现自己这晚的活泛表现，恐怕会黑脸崩溃好上一阵。

待两人都收拾好后，时间刚到七点半，不过这栋提前迈入老年的宿舍楼早就已经醒来，到处弥漫着各色饭香味。饥肠辘辘的两人一前一后出了挂满了蛛丝和陈年污渍的大门，踏着火红的朝阳走向校外吃饭。

因为离期末考试还有两周，所以上大校内除了即将毕业的大四和研三学生外，其余人都是行色匆匆，一大清早就赶去凉爽的图书馆占座复习。

看着一对对路过的情侣们，安容与心有千千结，悠悠凑了过去，问道：“哥，我能……牵着你吗？”

言澈没有回话，只是笑了笑，下一秒，就握住了那只有傻愣到连摆动都忘记了的手。僵硬了几秒钟后，那只手狠狠回应了过来，分开那凑上来的五指，紧紧扣在了一起。

清晨的气温尚不算高，偶有一阵微风拂过，为奔走的人送去清凉。周围不断有人走过，看向他俩的眼神，有惊讶，有疑惑，有激动，有厌恶。可他们却是目不斜视，昂首挺胸向前走去，时不时偏过头看向对方，那无处安放的温柔眷恋，让旁人都变成了通明的探照灯。

在言澈的带领下，两人绕过了大半个校园，走进新校区偏门的一家津市牛肉粉店。在这个早饭高峰期，店内的十来张桌子都坐得满满当当，于是他俩只好坐在外头临时放置的桌子上。

老板和老板娘都是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穿着打扮十分朴素，偏黑的肤色显现出风吹日晒的生活痕迹，笑容很亲切。

老板娘正向着摆得整整齐齐的十几个圆碗里添调料，老板则是不断抄起一把白花花的圆粉或扁粉，放进漏斗状的竹筒里，烫上十几秒，捞出来倒进碗里。随后老板娘又会铺上一勺码子，撒上一把葱花和香菜，再端到食客的桌上。

“小言来啦？还是老样子吗？”老板一边重复着手上的动作，一边笑着问道。

“张叔张婶儿早。嗯……今天加两个煎蛋吧。”言澈先说完自己的需求，再转向安容与，问道：“你吃点什么？这儿的麻辣牛肉粉和红烧牛肉粉都很好吃。”

“哥，我和你要一样的吧。”安容与向来是选择困难症，索性每次都跟着言澈的喜好来挑。

老板娘心领神会，点了点头，招呼他俩稍等。短短两分钟后，两人连天都没来得及聊两句，老板娘就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米粉过来了。白色的圆粉上码着几片带筋的牛肉，按照言澈的口味，还额外铺了满满一层油辣椒，光闻着都让人忍不住分泌唾液。

老板娘上完粉后，笑着问了句：“小言啊，要毕业了吧？”

言澈答道：“嗯，七月就要上班了。不过至少还是留在上安，以后周末还能过来。”

老板娘点点头，又看了一眼安容与，问道：“这是你同学吗？长得很年轻啊。”

言澈也看了过去，眼里是满满的幸福：“是我男朋友，年纪……确实不大。”

老板娘眼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恢复如初：“也好……你在我这里吃了七年粉，每次都是一个人过来。没想到要毕业了，终于带着对象来了。哎呀，这小伙子长得可真俊啊。”

在言澈的上一句话后便进入宕机状态的安容与，终于将瞪大的眼睛收了起来，连忙应道：“谢谢阿姨。”

老板娘笑得欣慰，表情就像是自家儿子找到归宿一般，转身回到灶台继续忙活去了。剩下一脸含春的安容与，眼巴巴望着言澈就想扑过去狠狠亲上几口。

言澈用手轻轻弹了一下他的额头，笑道：“傻乐什么呢？快点吃，一会儿去买冲锋衣。”

想起这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安容与心里又是一阵几乎要令人眩晕的幸福感，赶紧握住筷子往嘴里送粉。

麻辣牛肉果然够味，汤底浓郁鲜香，辣椒正是做牛肉的过程中一起熬制的，包裹了牛肉的香味和秘制调味料的味道，让人大快朵颐。

在老板的关照下，两碗粉都盛得很满，不过也经不起几筷子。不到十分钟，两个碗都空了，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言澈结完账后，又牵着安容与的手，往外头走去。依旧站在灶台前忙活的老板和老板娘纷纷抬头看了一眼这紧紧相扣的背影，嘴角自然地上扬了起来。

夏天的炎热总是来得又早又快，虽然时间刚过八点半，但火红的日头已经悬在了半空，穿过层层污染物落到了行人们的身上，不一会儿，便烤出令人焦灼的温度。

安容与明显还没有从刚才在牛肉粉店被言澈称为“男朋友”的狂喜中醒来，嘴角的弧度说明着他有多高兴，他觍着脸问道：“哥，你怎么会和老板娘说呢？你不怕他们那个年龄的人不接受吗？”

言澈的手指紧了紧，他目视前方，答道：“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想，只是不想藏着掖着，你这么好，为什么要害怕告诉别人？”说完便转过头，看见了对方脸上那令人满意的表情后，又凑到那个红透了的耳畔，轻声说道：“你是我的。”

这句话就像是一桶汽油，正好浇在了燃起熊熊大火的少年心上，那些积压已久的情绪，刚冒出个苗头，就被这场燎原之火搅了个天翻地覆。

呆呆愣了几秒钟后，被撩拨得呼吸沉重的安容与，傻傻问道：“哥……怎么办，我，我现在好想亲你……”

言澈摸了摸他的头，嗤笑道：“我说过，这些事情不用请示我。”

话音刚落，四片唇就贴在了一起。头顶的樟树郁郁葱葱，枝繁叶茂，一阵风飘过，吹得地上的光影瞬息万变。在这交错的树影下，温热的嘴唇来回碰了好几次，才一起上扬着分开。

周围行人三两个，都只是稍稍震惊了一会儿，随即便又恢复如常，自顾自走着。成为短暂焦点的二人，似乎早都习惯了无视别人的目光和看法，如同所有刚刚确定关系的小情侣一般，享受着在人前倾翻爱意的喜悦。

十来分钟后，两人走到了公交车站。上大是好几条公交线路的起终点站，连接着火车站、高铁站、市中心、其他校区等数个交通枢纽，在开学和毕业季尤其繁忙，每天都要将不计其数的学生们送往各自的目的地。

坐上去市中心的那班公交，言澈问起了安容与关于打职业的想法：“有中意的战队吗？”

安容与放开握着他的手，将那修长纤细的五指尽数打开，细细观摩起来，同时答道：“有好几个战队昨晚就联系过我了，两个国内顶尖战队的青训队和三个二线队，我还没想好。哥，你说我要不要主动再去联系一下别的战队？”

言澈看向那轻轻摩挲着自己左手的右手，答道：“如果有喜欢的，联系一下也不是坏事。”

安容与继续问道：“哥，你七月份就要开始上班了吧？房子找了吗？”

言澈：“找了几个，还没定下来。不过都是公司附近的青年公寓，等我们回来之后，你陪我去选一间？”

安容与狂点头，说道：“哥，其实我是想找个离你住的地方近一点的战队。不过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别墅区，离市区都不太近。”

言澈若有所思：“这件事和叔叔阿姨商量过了吗？”

安容与哭丧着脸：“还没……我想等回来再说。他们一直都不太管我，只要我不做坏事，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言澈摸了摸他的头，似乎是想安抚一下他的情绪，随后笑道：“你想好了就行，以后很多事情，你都只能自己做决定。”

安容与任由着他顺毛，全程乖巧得像只见到主人回家的大金毛，与他平时在学校里的样子完全不同。这要是让周楷钦看见了，一定会拿出手机拍上几十条短视频，再顺道将眼珠子都挖出来。

不过这些必须要考虑的事情确实应该早做打算，毕竟在看人度势上，还是家长更有经验。所以安容与决定先和爸妈摊牌，之后在挑选俱乐部时再让他们一起参考，像这种人生职业规划的大事，还是应当多方考量，求个稳妥。

按照这一赛季的赛程来看，目前还剩下最后一场大赛事，而且还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超级锦标赛，积分高达2250分，总奖金150万美元，自然是各大战队争夺TI直邀入场券的重中之重。

从最新的积分排行榜来看，国内战队普遍低迷，仅剩一支豪强稳稳盘踞在前三，几乎可以说是拿到参赛资格了。剩下五支传统强队都期望能在即将结束的上海supermajor中取得一个理想的名次，保住直邀名额。

与此同时，来自东南亚、北美、欧洲、独联体的十支强队也不容小觑，尤其是在这一年间中国战队状态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多次被外国队按在地上摩擦，实在是伤士气。

眼下安容与最心仪的战队便是前三甲中仅剩的国内顶尖战队Maniac Deity，不过其主队是目前国内搭配最全的战队，没有之一，每一位选手在其对应的位置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如果合同没到期的话，TI后换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就算能去MD俱乐部，也只可能先上青训队实习，连进二队的资格都不一定能有。

最近这一个月来，安容与连游戏都没上过，虽然排名依旧缓慢上升了十来名，但是731这个数字显然不能够打动这样的顶级战队。而期间游戏也是更新过好几次，要想尽快吃透游戏版本，找回手感，也需要一段时间。

从开黑小分队的群聊信息来看，老狗和老季都徘徊在1000名上下，憨仔已经打进了前200，不过他下半年会很忙，集训和艺考都是大工程，即使他是从5岁开始就学画画，也依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应付来年开春时的校招。

即将进入大三的小林则是摸爬滚打到了500名，看他最近发的消息，家里人似乎一直在鼓动他考研，好在将来找份好工作。众人纷纷表示可惜，毕竟以他刚过20岁的年龄，和尚有成长空间的操作实力，不去打职业真是自己和中国DotA的损失。

其实也有战队联系过他，他自己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考虑过这条道路，但一想起要应付家里十几位长辈们，他就连开口的勇气都提不起来。

世事难两全。这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情况下都不能得偿所愿，无法做一份自己喜欢又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只能忍受着一年如一日的枯燥乏味。可仔细一想，难道全都可以推给家中的两座大山吗？很多情况下，要么就是压根没考虑过自己想要什么，要么就是明明有理想抱负，却没有胆量去拼搏，连为自己发声都不敢。

人生在世几十年，说起来也就是弹指一挥间，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命运全权交给别人，过上一辈子都不会开心的日子？

虽然安容与才成年不久，但父母从小对他的放养政策，让他有机会也不得不去想这些事情。他并不确定爸妈在知道他打算放弃学业去打职业后会作何反应，但他心里清楚，如果要接受爸妈安排，去读商科或者出国拿个学位，然而回来继承家业，放弃自己的梦想，就算如此能大富大贵，锦衣玉食，但要这样过上一辈子，这些身外之物也绝不会为他带来真正的喜悦。

再加上还要挑明自己和言澈的关系，他此时倒是有些担心起爸妈的心理承受能力了——尽管他自己并不觉得喜欢同性有什么错，在他看来，他只是喜欢上了一个很优秀的人，正如爸妈互相喜欢那样，两种感情根本没有任何区别，都是想要和所爱之人共度一生罢了。